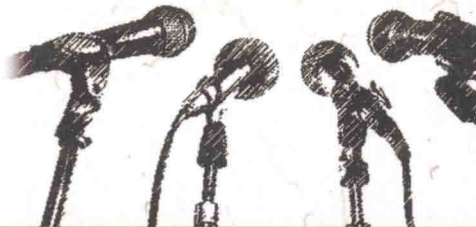



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

张策著

新闻发言人



 群众出版社

面对各类复杂案件，面对各路新闻记者
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将如何应对

他既是一个新闻发布者，也是一个生活记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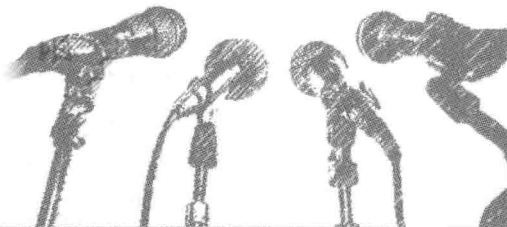
他亲历的生活，他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
将引领读者窥见社会的某种存在


张策

学名家名作系列

张策著

新闻发言人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发言人 / 张策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4. 9

(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

ISBN 978 - 7 - 5014 - 5267 - 5

I. ①新…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7980 号

新闻发言人

张 策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张: 7. 6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267 - 5

定 价: 28. 00 元

网 址: [www. qzchs. com](http://www.qzchs.com)

电子邮箱: [qzchs@sohu. com](mailto:qzch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1330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前言

在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和公安部建部 65 周年之际，为生动、形象地反映公安工作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取得的成就，讴歌公安民警英勇无畏、忠诚奉献的感人事迹，讲好警察故事，塑造民警形象，凝聚警心，激励斗志，公安部宣传局特组织编辑出版“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代表了新世纪以来全国公安文学创作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最高成就。

为了编好这套丛书，公安部宣传局经与全国公安文联、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认真研究，从全国公安系统遴选出十二位公安作家，并最终确定其中六位公安作家及其代表作收录于丛书中率先出版。这六位作家及其代表作是海岩与《玉观音》、武和平与《掩盖》、张策与《新闻发言人》、魏人与《爸爸

父亲爹》、刘广雄与《白领黑枪》、易卓奇与《迷失》。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全国公安作协主席海岩的代表作《玉观音》，是海岩小说中最具浪漫和理想色彩的一部作品。该书于2000年8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2007年荣获第十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并曾荣获公安部金盾文学奖。

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和平的代表作《掩盖》于2006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被《北京青年报》《文汇报》及新浪网、小说网等多家媒体连载，曾荣获公安部第九届金盾文学奖。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张策的代表作《新闻发言人》，生动深刻地剖析新闻发言人这一特殊职位，文笔清新，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文学精品。原作曾分篇刊载于《啄木鸟》杂志，荣获公安部第十届金盾文学奖。

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编审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魏人的代表作《爸爸父亲爹》原载于《啄木鸟》2005年第6、7期，2007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时书名为《我的爸爸父亲爹》，2013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爸爸父亲爹》。

全国公安边防部队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广雄的代表作《白领黑枪》，系中国首部高科技犯罪小说。这部小说是刘广雄公开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啄木鸟》杂志于2001年第9、10、11、12期连载时，名为《双刃剑》；群众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时，书名改为《白领黑枪》。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室主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易卓奇的代表作《迷失》，于2009年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荣获第一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长篇小说类一等奖。

“公安文学名家名作系列”丛书的出版，生动地展现了公安文学创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无疑是公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盛事。我们相信，它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公安文学创作走向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群众出版社
2014年8月

目 录

自 序 / 1
第一章 / 2
第二章 / 35
第三章 / 69
第四章 / 102
第五章 / 139
第六章 / 187
后 记 / 235

自序

我知道我的作品是不合时宜的，这个时代不会有多少人看这样的作品。

但是，我坦然。因为我知道，深切地知道，即使在今天这样纷杂的世界上，仍然有人像本书中所记录的这样生活着，即使是少数人。

我想，应该有人记录下这样的生存状态。哪怕人们不再感动，哪怕人们不再效仿，哪怕人们说这种生活已经过时而且不让人喜欢。

作家就是记录者，记录者的准则是忠实。我愿忠实地记录下我看到的一切，也是我感受的一切。

其实，我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生活的一个记录者，同时也是一个发布者。由我来记录并发布一个记录者或发布者的状态或生活，并由他的生活来引领读者窥见社会的某种存在，我很自豪。

第一章

一

江洲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李润峰刚从电视台出来，就被几个记者围住了。

“李处，又来发布治安情况啊？”

“李处，你这发言人别净弄些虚的，多给我们点儿干货呀。”

李润峰定睛细看，《江洲日报》的、《江洲市区报》的、广播电台的、《青年报》的……本市差不多的主要媒体都在这儿呢。看来，这帮家伙是预谋好了在这儿堵他的。

每周四，李润峰都在这个时间段来电视台《法治在线》栏目做录播，发布一周治安情况。记者们都知道。

所有的小子、丫头们都一脸坏笑。

李润峰若无其事地咳嗽一声，说：“哪位带水了，先来一口。今天节目录得不顺，费了半天唾沫。渴死我了都。”

马上有人递过一瓶矿泉水。

“农夫山泉的呀？我爱喝康师傅。”

记者们哗然。“李处呀，别装大头蒜了，平时在现场看你喝自来水跟饮驴似的……”

李润峰干了几年的宣传处处长，和媒体打交道是他的本职工作。整天跟记者们斗智斗勇，早就熟得不分彼此了。此刻，在记者们的注视下，他“咕嘟咕嘟”地喝了一气儿水，然后从容地擦擦嘴角，这才问道：“诸位哥们儿姐们儿，有事啊？”

“装糊涂是吧……李处，313案什么时候公布？提前透露点儿啥，行不？”

“就是呀，这种大案子，光报个二百字的消息你说有意思吗？咱总得搞个长篇通讯吧，你先透点儿内幕，我们好先期采访，做点儿准备。”

313案是一起抢劫银行储蓄所的特大恶性案件，不仅轰动全省全市，在公安部都是挂了号的。

尽管李润峰对记者们的来意早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但听到313案，心里还是沉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微微有些发僵。

313案应该说现在已经破了，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可是，李润峰知道，关于这个案子，局里还在争论不休。就是是否可以结案的问题，已经开了三次会了，老局长都拍了桌子，可仍然定不下来。

三次会李润峰都列席了，所以情况他一清二楚。也正因为他一清二楚，所以他不敢对记者们透露半点风声。别以为新闻发言人就是公安局的嘴，他还得是公安局的防火墙，很多时候得像防病毒似地把媒体和记者挡住，哪怕被记者们骂得狗血喷头。

案子争论的焦点是赃款没有起获。犯罪嫌疑人在拒捕时被特警开枪打成重伤，至今在医院里昏迷不醒，而且醒来的可能性不大，基本上就算是条死狗了。而他的家，他在作案过程中隐匿过的窝点，全被刑警们掘地三尺地翻了不止一遍；他的所有关系人、所有亲朋好友，也都一个个被询问得灰头土脸的，可他抢劫所得的二百万现款仍然不见踪影。

熟悉刑侦工作的人都明白，这就表明313案还没有办法画句号，就是画了，这个句号也不圆满。和市委市政府没法交代，和老百姓说

起来更是底气不足。更可怕的是，这还预示了一个大家都不愿见到甚至不愿提起的可能性：这个抢银行的王八蛋八成还有一个甚至多个同伙，而这些狡猾的同伙因为王八蛋的昏迷而成了漏网之鱼。

这样，在会上就有人吞吞吐吐地提起，说在刚发案做现场调查时就有群众反映过，抢钱的家伙是冲出储蓄所之后从车后门上了轿车的，这就是说，有人在车上接应，有同伙。老局长就在听了这话后拍了桌子，说你们他妈的怎么不早说？人们就解释，因为当时目击者就是两种意见，还有人说那家伙是从前门上车，然后发动车后逃跑的。而且持这第二种意见的人占多数，定性时就按这意见走了。李润峰记得，老局长愣了半天，然后气哼哼地说：“那你们说，咱该怎么办？现在结不结案？”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人就说该结案，物证是齐全的，没口供、没赃款也算是铁案如山。也有人就反对，说那不行，上边要追究起来我们怎么交代？那毕竟是二百万啊。主抓刑侦的陈副局长年轻气盛，平日就有点儿好大喜功，这时就说：“老百姓可都看着咱们呢，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咱上街腰杆都不硬。要我说，先把新闻发布会开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它一下子，给咱自己长长脸。案子，我们可以继续搞嘛。”

主管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的政治处老丁主任就推着眼镜苦笑：“陈局呀，记者们可不是好蒙的，他们会刨根问底，让你说都说不清楚，那可就被动了。要我说，先破案，再说发布的事儿。不急呀。”

李润峰是在基层干过的，他知道，在任何一起突发案件中，目击者的证词都是会存在误差的。采用这种证词必须要审慎分析判定，大多数时候也只能是采信多数人的看法。313案如果顺利起获了赃款，那么也许永远不会有人再提起有同伙接应的证词。可是现在，赃款没了，庆功会的酒没法喝了，这个证词必然就浮出了水面，让所有人都如鲠在喉，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这些，李润峰不会对记者们吐露半分。他只能笑嘻嘻地和记者打官腔：“案子嘛，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有进展，而且是不小的进展。”见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大了，他马上把语气一转，“但现在不能告诉你们更多东西了。”

记者们立刻吵吵起来，说李润峰狡猾，不够意思；说今后公安局再有什么大事也不管了，就不给你们报，看你们怎么办。

李润峰仍然满脸是笑，拱手说道：“别价呀，你们各位都是爷，我李润峰可从来没对不起你们。再说了，公安局有公安局的规矩，你们各位比我还清楚呢。这案子要真提前漏了风，那抢劫嫌疑犯跑了，我担不起，你们也担不起不是？我无所谓，可我不敢让弟兄们犯错误。”

李润峰的话软里带硬，笑容背后满是别的意思，让记者们悻悻的，一时没了话。

李润峰见记者们蔫下来了，暗暗地松了口气。

可是，他这口气还没松完，《江洲日报》的小林就突然冒出一句：“你不说嘛也行，可是，就怕你不说也有人会知道底细。也许比你知道得还早、还细呢！”

李润峰的神经一下子又紧绷起来了。他知道小林说的是什么。从他当宣传处处长的时候起，他就为新闻的难以控制而头疼。局长说某某事不能让记者知道，不能对外公布，可十有八九第二天网络上、报纸上就有了消息。特别是案子，公安局越不说，外边就越炒得热火朝天。每当此时，局长把李润峰叫去臭骂，李润峰就苦着脸琢磨，这消息是怎么漏的呢？难道说我的手下有内奸不成？

听了小林的话，记者们顿时又精神起来，七嘴八舌地冲李润峰开炮：“对呀，你们公安局控制新闻可以，但不能有偏有向啊！”“都是记者，凭什么有人有特权呀？”

李润峰提高声音说：“哥们儿，哥们儿，听我说几句好吧？第一，我们公安局漏不漏消息我也不敢打保票，好几千人的单位呀，是不是？第二，你们媒体现在都拿钱买新闻，老百姓们碰上事儿不报案，可给你们报社打电话。他打给谁可不是我能控制的呀，这账可不能算在公安局头上。”几句话，把记者们又说哑了，他就赶紧又补一句，“我可我敢保证，我这个新闻发言人是一碗水端平的。你们说，我啥时候偏向过你们谁？”

记者们沉默了一下，又是小林说话：“有些事不公平，李处，你知道，我们都是凭发稿量吃饭的，漏报、迟报新闻就要罚钱。要是为了

个别人出风头我们大伙倒霉，这口气我们咽不下去。”

李润峰急忙说：“好了好了，你们的意思我能不明白吗？我保证，313案我会在第一时间同时通报你们每一个人，听明白了吧？同时！每一个人！开发布会时差你们哪一个，我也不说半个字，行吧？”话说到这里，李润峰的手机救命似地响了，他瞟一眼，马上把信息递给记者们：“看看，看看，局里有急事了，对不起诸位，我先走一步啊。”

李润峰心里有数，这帮跑政法的记者们，处境其实挺被动的，他们再闹腾，最后也只能听他的。

这就难免李润峰转身时暗暗有那么点得意。可得意过后，他心里不知为什么还是有点不舒服……

二

李润峰突出记者们的重围，到停车场去开车。走到车位时他发现，一辆红得晃眼的奥迪A4横在了他那辆蓝白道的桑塔纳警车面前。他的火一下子就蹿上来了，扯开嗓子嚷道：“谁呀这是？会不会停车啊？警车也敢挡，误了事谁负责呀？”

看车场的保安急忙跑过来：“没拉手刹，没拉手刹，我帮您推一下。”

李润峰气哼哼地说：“你怎么也不管？没这么停车的！”

保安一边撅着屁股推车，一边陪着笑脸说：“车场太小，没办法……再说，谁我们也不敢得罪呀。”

李润峰哼了一声，钻进自己的车里，嘴里边喃喃地骂着娘。

他的心情其实最近一直不太好。在他看来，自从他当上这个新闻发言人，他面对的事情就没一件让他高兴的。

半年前，市里要求各职能局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市公安局党委决定，从宣传处里把对外宣传这一块业务拿出来，成立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宣传处处长李润峰改任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职级不变。

李润峰开始不想干。宣传处的业务有小报，有影视，还有思想教

育、立功表彰，男男女女的二十几号人，整天忙得脚朝天，李润峰觉得这个处长当得挺有成就感。新闻发言人算什么？新生事物，谁也没干过，可责任之重大谁都明白。过去虽说是对外宣传，也和记者打交道，但那时有回旋余地，稿子往记者手里一插，有什么事都可以躲了。现在，要面对记者，要回答问题，还要上电视台直播，这太要命了。李润峰推辞，老丁主任就诱惑他说，上级要求新闻发言人是副局级配备，你李润峰在宣传处再熬也熬不成副局吧？现在局里没职数，所以让你先干着，职级不变，可是，这应该说是早晚的事……要说这话没让李润峰动心，不客观，李润峰眼前确实亮了那么一下。可是，这种诱惑对于像李润峰这样的老警察来说，功效只能是短暂的，他太明白哪头炕热了。最后，在形势的压迫下，他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和记者们打交道也不是一天半天了，还算有经验吧，我他妈不干谁干呢？

可他刚干了半个月，老父亲就检查出了癌症。而更要命的，老婆正式提出了离婚。

夫妻之间的矛盾当然不是一天半天形成的，但导火索却多少与李润峰的新工作有关。那天，他邀请《江洲市区报》的张总在鸿宾楼吃饭，被参加大学同学聚会的老婆给撞上了。李润峰请客当然是为了谈工作，可要命的是这个漂亮的张总是他和老婆共同的中学同学，俩人当年还多少有那么点意思，老婆了如指掌。而女人之间，特别是漂亮女人之间，本来除了仇恨就没有别的。两口子为这个张总吵嘴也不是一次了。李润峰心里明白，这回其实老婆没真生气，甚至可能还有点高兴，因为她终于抓着一个理由和他分手了。可身为律师的老婆抓住这么个由头和他提离婚，反过来又让李润峰很轻蔑：俗，太俗。离就离，谁怕谁啊。

现在，两口子分居快三个月了，李润峰家里的盆栽全部死光了，狗也送了人，屋子里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饭菜馊味儿。李润峰就在这令人作呕的味道里怨天尤人地生活着。

烦，什么都烦。李润峰坐在方向盘后面愣了半天，给老丁主任回了个电话。

丁主任在电话里用他那沙哑得永远像在感冒的嗓音告诉李润峰：

“出事儿了。有个电影明星刘小梵，昨天深夜在咱们这儿被人扎成了重伤。”

李润峰沉了一下问：“这家伙到咱们这儿干什么来了？”

“拍电视剧呗。你不知道？咱们交警支队这两天净给他们维持秩序了。”

“那让我干什么？”

“刘小梵的经纪公司要在第一医院开新闻发布会，你得去掌握一下情况。谁知道这些文化人会捅出什么不着调的话来。案子还没破，不能给破案增加干扰。”老丁停了一下，又说，“你知道这个小明星吧？”

“我从来不看电视剧。”李润峰说。其实，他当然知道那个有点娘娘腔的、号称正进军美国好莱坞的小男生，昨天他还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本市一个刘小梵的粉丝因为没能得到他的亲笔签名而悲愤自杀。报上还配了一张刘小梵做痛苦状的照片。他盯着那张分不大清男女的清秀面庞看了半天，也实在找不出可以为这个小男人上吊的理由。

现在，那张报纸大概就在老丁手里攥着。

“我闺女还是他的什么粉丝呢。这年头的孩子，也不知道都怎么了，偏喜欢这种小白脸儿，还弄得五迷三道的。我开始看不惯，再一瞧，我那准女婿都不管！我一打听，原来那小子也有自己的偶像，他迷李宇春！”

李润峰从耳机里仿佛都能听出老丁那一脸的愤懑。他放下电话，从后座上扯过西装，换下身上的警服，发动车子，立刻又往市人民医院赶。

李润峰是那种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人。开着车，他的心思就全在这起不大不小的案子上，他想：这年头，像刘小梵这种人比什么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厉害，人家是偶像。据说这刘小梵身后就有多少个粉丝团，其中还有一帮都是五十岁上下的老女人，她们管自己叫“繁花”，刘小梵走到哪儿她们就跟到哪儿。所以刘小梵被扎这事儿恐怕还得掀起点风浪。而且，这事儿对公安机关恐怕会有负面影响，会有人拿治安说事，骂公安局工作不力。经纪公司开发布会，大概就有这

个意思吧。但是，他心里也有底，只要案子破得漂亮，对公安局的非议就会很快平息，甚至在舆论的引导下变成赞扬。想着，他把车停在路边，给刑侦支队打了个电话，直接找冯支队长询问案子进展情况。

老冯一听他问这事，口气顿时变得轻蔑起来：“这破事儿啊？你放心吧，不出两天，我就让你看见案犯。”

“这么说有线索了？”李润峰问。

“你以为那演电影的是什么好东西呀？我只要告诉你发案地点，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小子，是在苇子沟被扎的。”

苇子沟，是本市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开放公园，说是公园，早年间不过是条泄水沟，一条不那么干净的水沟在芦苇的包围中缓缓地流，周围则全是农田。随着城市的开发扩大，农田慢慢没了，市政府就投了点资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有点野趣的小公园。这儿游人不多，挺安静，久而久之倒成了一些同性恋者活动的场所。这事儿一传开，来的人就更少了，个别男妓就在这儿肆无忌惮地做起了买卖。

公安机关也组织过打击，连李润峰都参加过一次集中行动，可情况总是时好时坏。苇子沟，就成了本市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地名，谁说起来都会带出暧昧的微笑。

李润峰觉得一阵恶心。人前那么光鲜的小子，背后竟是这样的龌龊。这要是让老丁主任那个丫头知道了，她还不得哭死！

关了电话，重新发动汽车，李润峰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苇子沟的活动人群不大，且多在公安局有案底，找他们并不难。看来，这案子就算是有了眉目了。

李润峰的车速慢下来了，心情松懈了，连开车的姿势都似乎变得潇洒起来。他打开了收音机，调出一个音乐频道，周杰伦正在唱着《菊花台》，悠扬而婉转。他尖起嘴唇，用口哨和着旋律，有腔没调地跟着吹，一直吹到了医院门口。

市人民医院的大门外依旧人头攒动，一列轿车蜗牛似地排着队，一点一点地向停车场里移动着。指挥着车队的保安看见李润峰的警车，殷勤地跑过来想让他加到前边去，李润峰摆手拒绝了。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想让人们骂他要特权。反正经纪公司的发布会肯定也没什么意思

了，他来也就是听听而已，晚一点也没什么。

他前面的车主可没这么好性子，车门一开，一个女子站出来指手画脚地冲保安说什么，大概在指责那小伙子维持秩序不力。李润峰看着，突然地觉得那窈窕的背影很熟，一愣神，才反应过来，那是他那已经分居的老婆、律师王婉琴。

她怎么跑这儿来了呢？李润峰愣了。

三

夫妻俩绷着脸，并排在楼道里走，中间留着两尺距离。

“你接什么活儿不好，干吗要蹚这股浑水啊？这影视圈乌七八糟的，有什么意思呢？”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们马上就不是夫妻了，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特别是工作自由。”王婉琴低着头，一边走一边整理文件，好像身边就没李润峰这个人。这让李润峰很恼火。

“我是无权干涉你，我也不想干涉你。咱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干涉过你吗？可就算离了婚，我们还算朋友吧？我是建议……”

“好好，我谢谢你的建议，你别再说了好吧？你还是想想怎么面对刘小梵这样的被害人吧，平白无故就挨这么一刀……”

李润峰心里的火腾腾地往上顶。

两口子当年还算是志同道合的。一起从中学毕业，分别上了两所大学，可一直联系着。毕业后，李润峰先是在基层工作，当过派出所内勤，还干了几天刑警。王婉琴则是大学一毕业就进了律师事务所，从打杂跑腿干起，直至现在当了主管律师。两人的工作都与执法有关，性格又都是积极向上不服输的主儿，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清贫却相当愉快。为了工作，他们连孩子都没要。可是，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争吵了呢？李润峰不记得了，他只知道，他们现在是不可能破镜重圆的了。

他的脚步慢了下来。突然地，他觉得累，觉得无趣。他不想再和王婉琴争执下去。不管谁对谁错，没意思了。

王婉琴也慢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看四周无人，态度放诚恳说：“润峰，其实，我很尊重你，你是个好人的；我也尊重你的工作，我不是为了你有多忙而要和你分手的。我也在忙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值得尊重、值得关注的不是只有你的公安工作，这个世界丰富得多，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拥有了。”

李润峰抬起头，平静地打断她的话：“用你的话说，这你就不用管了，你也无权干涉我的自由。”

王婉琴定定地看了李润峰几秒钟。然后转身走去。她那保养得很好的身材在李润峰面前晃啊晃，拐过楼道拐角，消失了。

少顷，响起开门关门的声音。在开门与关门的间隙里，他听见隐约的掌声，还有人在介绍着：“王律师来了。王律师是……”

门关了，声音就消失了。这里是医院的行政楼，没有病人来来往往，此时，楼道里竟空无一人，除了淡淡的消毒水味，没有了一点医院的感觉。李润峰呆呆地站着，心里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渐渐地，这种失落感又化成了一种痛，钝钝的痛，像有人在他的心房上用什么有棱角的硬东西在磨来磨去。

半天，李润峰才抬起腿来。王婉琴去的地点，也是他应该去的。不管怎么样，他得工作。

可就在这时，突然地，他背后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李处长？你怎么也在这儿？”

李润峰狠狠地骂了一声娘。真是烦什么来什么，怎么在这儿碰上她了呢？李润峰迅速调整了神情，转身，把一张尽可能灿烂的笑脸送给对方。

“韩大记者啊，怎么这么巧呢，正思念着你，你就神兵天降了。”

韩玲不说话，笑吟吟地向他走来：“思念我？你自己信吗？”

李润峰知道自己逗不过对方，主动投降，指指腕上的手表，说：“你来是看病还是采访啊？我得开会去，有急事。改天咱再聊吧？”

韩玲却不慌不忙地站下了。显然，她是有目的而来，李润峰忽然